

珠玑录

系列

玉昭詞

上册

时久
作品

十年之内，你必位极人臣权势滔天，荣华富贵尽享。

但是十年之后阳寿即尽，
将毙于乱刀之下，死无全尸。



玉昭詞

上冊

时久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昭词:全2册/时久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99-8752-1

I. ①玉… II. ①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7126号

书 名 玉昭词:全2册
作 者 时 久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王晓萌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王晓萌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376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752-1
定 价 56.50元(全二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玉昭詞

目录

上册

玉霖	玉离	莲决	莲笈	莲伏	莲没	莲起	莲谋	莲露	莲狱	莲争	莲香	马嵬
.....												
254	234	209	178	159	138	121	093	062	049	027	009	001

玉昭詞

目录

下
册

青史	忘年	轮回	梦回	玉碎	玉还	玉隙	玉乱	玉蕴	玉缘	玉缝	玉陷
.....											
565	551	510	471	443	412	383	365	342	323	304	277

楔子

马 嵬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天宝四载，于杨昭而言，是他一生运势的转折点。

此前的三十年，概括起来不过八个字：落魄流离，放浪潦倒。素未谋面的父亲在他出生前便已离世，母亲带着他改嫁杨氏，寄人篱下，冷暖炎凉都是寻常。十四岁离开杨家投身行伍，此后只回去过一次，便是为母亲奔丧，算起来有十余年未曾与杨氏来往了。

“你那个从祖堂妹当上贵妃了，你还知道吗？昨日发的皇榜便是昭告此事，礼制与皇后相同呢！宫中后座空了有二十来年了，这贵妃便和皇后一样！来日若再生下皇嗣，母仪天下也未为可知。”与他往来甚密的蜀地富户鲜于仲通一听到

消息立刻来找他，“杨贤弟，这可是天赐良机啊！愚兄早就说过，贤弟定非池中之物，这便是你的风云际会！”

堂叔杨玄璈过世后，堂妹玉环投奔洛阳的叔父杨玄珪，被武惠妃相中聘为寿王李瑁妃子，这事杨昭是听说过的。十多年没见，王妃却成了贵妃。这事落在寻常人家是乱伦扒灰，落在帝王家就是风流佳话了。

鲜于仲通将他引荐给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章仇兼琼因与宰相李林甫不睦，一直发愁没有门路在朝中打点，当即拨予杨昭巨资筹措春彩蜀锦，托他入京献给杨氏族亲以为贿赂，为他在皇帝面前美言。

从蜀中入长安，取道普安、河池、扶风一线，蜀路车马难行，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扶风郡境内。眼看距长安只有一两日脚程，天公却不作美，下起连绵细雨。蜀锦贵重不能淋雨，一行人困在这叫作马嵬驿的狭陋驿站已有十余天了。

护送脚夫都是杨昭混迹市井时结识的三教九流之辈。马嵬驿简陋无趣，成日只能玩些樗蒲斗虫的玩意消遣，这些人便有些焦躁不耐。这一日雨稍稍细了，几个人溜出驿站去寻乐，不一会儿跑回来眉飞色舞地对杨昭道：“国舅哥哥，今日有的耍了！南边来了个美貌的小道姑，带着她爹，正朝驿站来呢，老远就能闻到身上香喷喷！”

一众人皆挤眉弄眼地相视而笑。时下有许多女观尼庵，名义上出家修行，实则行狭邪门户之道，在外行走闯荡的美貌道姑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人淫笑道：“只有一个小道姑，如何够我们这么多人分？可惜带着的是爹，若是老母风韵犹存，那也勉强强受了！”

杨昭对什么美貌道姑并无兴趣，只说：“别弄出事端来。”自回库房点检春彩有无受潮损坏。

谁知没过多久，又有人跑回来找他，这回是慌慌张张的：“不好了杨大哥，他们几个在驿站门口打起来了！”

杨昭以为是手下人为争抢小道姑而内斗，心里暗骂一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空着手赶到驿站门外，却见几个同伴伤筋动骨地倒在地下，剩余的围住正中间一

道素白人影。那人身姿矫健翩若游龙，手中握一把精钢长剑，剑光凛凛，七八个人都近不得身。

有人躲避不及被剑尖划伤，吃痛叫唤道：“这小道姑好生厉害！”被那人一脚踢出圈外，怒斥道：“你才是道姑！”语声清亮，雌雄莫辨。

杨昭才看出那人一身素色道袍，头发以同色发带束成髻，分明是男子打扮，却被这群色徒认作是女扮男装的道姑。

在驿站门口打架，引来驿丞又是麻烦。他低声道：“住手。”

伙伴们听他号令欲退，那不知男女的道士却不听他的，剑光过处又有几人受伤，哀号着倒在他脚下。同伴自然要回头相助，一群人又战成一团。道士喝道：“杨氏狗奴，尚未得势就敢如此嚣张横行、欺男霸女，将来还了得！”

杨昭没有带剑，左右一看，路边树丛下躲着一灰袍老道，怀抱行李吓得瑟瑟发抖，大约就是同伴口中小道姑的老父。

杨昭一扬下巴向左右示意，立刻有人过去抓住老道衣领一把从树丛下揪出来，夺走他怀中紧抱的包裹。

老道惊惶喊道：“别动我的东西！那里面有……”自觉失言，立即住口，又不敢伸手去抢。伙伴一听这话，以为里面有了不起的值钱物什，自然撕开包袱搜查了起来。

老道焦急又无可奈何，冷不防脖子一凉，后领被杨昭揪住，一把锋利的匕首架在他颈中。老道双腿发抖，惊骇大叫：“菡玉救我！”

被称作菡玉的年轻道士回头见他挟持了老道，剑尖指向他道：“卑鄙小人，欺辱老翁算什么本事！”

杨昭不耐烦地转了转匕首，老道腿软站不住，扒住他的手臂一动不敢动，也不敢叫唤。

“我说了，住手。”他语声不高，却让老道遍体生寒。所有人都止住动作，一瞬间四周变得极其安静，只有沙沙的细雨声。

菡玉只迟疑片刻，便将手中长剑当啷掷在地上：“此事因我而起，有什么都

冲我来，莫伤阿翁。”

雨势比方才大了，天地间烟茫茫似织满了细密的网，缠绵不绝。

那人自烟水缭绕处向他走来。

冰雪似的一张脸，乌润发丝被雨打湿，粘在额角鬓边，衬得面色如莹玉生辉，那玉上还凝着点点水珠；一双眼更像水洗过一般澄澈，隐约似有光亮，穿透混沌蒙昧的时光，仿佛来自黄泉岸边、奈何桥畔的惊鸿一瞥。

但是一定没见过，倘若见过，他不可能不记得。

一丝奇异的香气飘入鼻间，若有若无，被雨势遮盖，走到近前才觉浓烈。那不是脂粉香，是开在黄泉彼岸的往生莲。

身边有人哧哧地笑。醒觉过来时，他已经丢开老道，向对方伸出了手，似要触碰那前世的容颜。菡玉面上露出嫌恶的神色，他眸色一沉，手向下扼住了他的咽喉，以此掩饰那一瞬间的失态。

肌肤凉而滑腻，几乎盈握不住。指尖扼住的是喉间血脉要害，却感觉不到脉搏跳动。菡玉目色冷厉地瞪着他，即使被制也不甘示弱，却因为喉间一个吞咽的动作暴露了紧张。

柔腻的皮肤下，一颗圆润的硬物划过他的掌心。

那是他的喉结。离得近了，才看出他身架高挑瘦削，虽然比自己矮一些，却也是男子的身量。素白道袍被雨淋湿贴在身上，平胸宽肩一览无余，绝非女子蒲柳体态。

真的是男人，不是女扮男装的道姑。

不知为什么，这认知让他愈感恼怒，手下扼得更紧。

老道被杨昭推在一边，不敢上前劝解，只是跪地连连求饶：“郎君手下留情，我这小师叔天生体质阴弱，得罪之处老朽替他赔罪，切莫伤他性命！”他比菡玉年长许多，却叫他师叔。

这时一旁抢了老道包袱的同伴突然叫了一声：“咦！杨大哥，你看。”递过来一封拆开的书信。

老道和菡玉顿时都看向那封信。杨昭瞥了他们一眼，松手放开菡玉，接过信来察看。

信封是平常人家用的简陋黄纸，里面的内容却不简单，抬头竟是“太子殿下台鉴”。信中称赞自己的师弟菡玉才高志远、品洁身正，有未卜先知之能，请太子殿下念在旧日情谊代为照拂，落款是“长源”。

同伴凑在他耳边道：“杨大哥，这两个道士来头好像不小呢，还跟太子有关联。”

杨昭把信折起放回信封，也不还给道士，拿在手中问：“长源是谁？”

他眼睛看着菡玉，后者没有回应，倒是老道抢先说：“长源是我师伯李泌尊字。李师伯幼居京兆，七岁即被陛下召见，誉为神童，宰相张九龄都和他是忘年好友呢。李师伯与太子为布衣之交，太子常谓之先生，情谊非同一般。郎君手里拿着的就是李师伯写给太子殿下的举荐信。”

杨昭淡淡道：“哦，这么说倒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二位尊驾了。”

老道见他态度倨傲并无歉意，不敢在他面前招摇：“郎君说笑了，都是误会，误会罢了。”

同伴却不懂宫廷朝堂曲折，笑道：“你们是太子的朋友，我们是贵妃的亲眷，那就是一家人了，大水冲了龙王庙呀！”

菡玉终于正眼看向杨昭，眼神中带了一点迷离疑惑之色：“你是……杨昭？”

他的身姿样貌在这一群市井之徒中显得鹤立鸡群，格格不入。狂徒自称贵妃亲眷，自蜀地入长安献彩，仔细一想不难判断他的身份。

杨昭侧过脸看着他：“你认得我？”

菡玉退后两步，揉了揉被他扼痛的颈项，冷笑道：“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话未免说得蹊跷。杨昭凝眉不语，老道却恍然大悟，大喜过望地凑上来：

“郎君便是贵妃的堂兄杨、杨……哎呀！郎君命格贵不可言，草民不敢直呼郎君名讳哇！老朽真是有眼无珠，郎君这样的人品相貌，自然只有倾国倾城的贵妃家中兄弟才有了！小师叔年轻气盛，冲撞了大驾，都是一场误会，老朽给您赔不是，郎君莫怪！莫怪！”

一旁受伤的同伴揉着肩道：“老头还算识相！我这哥哥是当今贵妃的堂兄，堂堂国舅爷，又得剑南节度使赏识，自然是贵不可言的！”

老道谄媚道：“区区国舅，郎君前程何止于此！剑南节度使更不足道，将来他还要靠郎君提携呢！”

杨昭问：“此话从何说起？”

老道见他搭了自己话头，更加殷勤：“不瞒郎君，草民名叫史敬忠，归心三清，从道修行，略窥得天机命数。贫道掐指一算，便知郎君十年内……哦不，五年内便可位极人臣、权势滔天哪！”

菡玉眉头深蹙，唤了一声：“阿翁！”对他如此巴结似有不满。

杨昭对谄媚之语并不相信：“有何凭据？”

史敬忠一心想攀附这根高枝，接着说：“贫道法力低微，但我小师叔却是天赋异禀，有神算之能，对未来大事了如指掌，贫道虚长这些年岁也只能做他晚辈徒孙！”又劝菡玉：“师叔且说一件三月内将会发生的大事向杨国舅证明。”

菡玉不理睬史敬忠眼色，哼道：“我为何要向他证明？”

杨昭却来了兴致，扬了扬手中的信封：“若你能证明，今日之事便就此作罢，互不追究，自放尔等离去。”

菡玉看了看前后左右围拢的人，有些已回驿站取来兵器，赤手空拳恐怕无法抵挡。最重要的举荐信又在杨昭手里，没了信进京如何立足？他略一思索，答道：“左相李适之年后将遭贬。”

杨昭向前一步，嗤笑道：“这么大的事……又与我何干？”

菡玉离他仅三尺，被他逼近，忍不住后退了一步。史敬忠圆场道：“三月太短，郎君甫入京，还未及一展长才呢！菡玉，你不如算一算杨国舅的命理。”

菡玉垂目道：“公诞辰六月十四，午时正刻日当天中之时，贫道算得可对？”

杨昭道：“正是。素昧平生而知我生辰，算你有些本事，但这对我并无用处。”

菡玉抬头见他面带微笑，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不由心生不快，恶语续道：“忌日也是同一天，这算有用吗？”

史敬忠吓得连忙制止：“菡玉！休要胡言！”

杨昭却未发怒，又上前一步：“看来山人已经算出我寿可及几了。”

两人相距不过盈尺，离得这么近，菡玉需仰面才能与他对视。他索性直言道：“阿翁说得没错，十年之内，你必位极人臣权势滔天，荣华富贵尽享。但是十年之后阳寿即尽，将毙于乱刀之下，死无全尸。”

他抬起头，正看到杨昭头顶驿站辕门上三个新漆的鲜红大字：马嵬驿。

“就在此处，乱刀分尸，头颅悬于辕门之上。今日叫我在此地遇见你，想来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

最后杨昭还是放那两人走了。伙伴气愤不过：“哪儿来的牛鼻子道士，一开口全是晦气，呸呸呸！认识太子又怎么样，了不起啊？依我说就该狠狠揍一顿，揍到他改口！”

另一人边劝边嘿嘿笑道：“国舅哥哥其实是看人家小道姑貌美如花、细皮嫩肉的下不了手吧！”

“什么小道姑，分明是男的，还有喉结呢！你们几个什么眼神，幸好没真把人绑进来，不然……想想都腌臢！”

“嘻嘻，这你就不懂了，小道士有时候可比小道姑还灵呢！”

“要比男子相貌，杨大哥对着镜子照照自己便够了，何必去看别人？”

……

杨昭不禁抬手摸了一把自己的咽喉，完全不一样的触感。

可惜是个男人……否则，就不放他走了。

不过，他们带着信进京去投奔太子，以后说不定还能遇上吧？

道士走后不到半个时辰，雨居然停了。当空烈日不多久就将驿站外的石板路面晒干，仿佛这十几天的雨不曾下过一般。众人不由啧啧称奇，感叹那两个道士兴许当真有非凡来历。

一场连绵淫雨，或许只是为了让他滞留此地，遇见那个人。

天宝四载，是杨昭一生的转折点。因为他的堂妹被册为贵妃，满门荣耀，杨氏一族的命运就此改变。

也或许是因为在那一年，他遇到了吉菡玉。

第一章

莲香

京兆司录参军韦谔甫上任便摊上了一件麻烦事儿。在他当值的这天夜里，新兼御史大夫的范阳平卢二镇节度使、皇帝贵妃面前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安禄山，在鸿胪寺宾馆遇刺了。

当时韦谔正巡值到宾馆附近，内外皆是高大威武的胡兵，守得铁桶一般，远远看到京兆府的衙役还不耐烦地轰他们速速离开。安禄山麾下精兵比京兆衙役精锐不知凡几，韦谔就绕开宾馆没有巡逻，免得下属和那些言语不通的胡人起冲突，吃亏的肯定是自己。

后来回想，若当时坚持巡视一圈便好了。

离开鸿胪寺两条里坊，便听见那边吵闹了起来。夜里有宵禁，万籁俱寂，稍有一点动静都传得很远。韦谔立即带着下属十余名衙役赶过去，听得那些胡兵咋咋呼呼，间或有一两个汉人大喊：“有刺客！保护大夫！”

一听说有刺客，韦谔立时亮出腰刀。那几个汉人原是鸿胪寺的掌客，见到京兆府巡夜的衙役，长安城里的贼盗宵小他们自然都管得，掌客带路方让韦谔等人进了鸿胪寺宾馆。

馆内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剑拔弩张的胡兵，盾墙似的围住当中三人。当先那名头顶髡发、身着狐裘、腰圆膀阔、腹大成围的胡人便是安禄山，身后是身量雄武

不输其父的安禄山次子安庆绪，手里还握着铮亮的弯刀。

除他父子二人之外，还有一名身着锦衣便装、身量颇长的男子，站在这群粗野犷放的胡人之中显得十分醒目。那张杨家人特有的出众面容，任谁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韦谔自然也认得，正是贵妃的堂兄、侍御史杨昭。

韦谔一看见他就头大了。不管是安禄山还是杨昭，对他来说都意味着：一、不好惹；二、惹不起。

韦谔不由暗暗佩服那名刺客。敢来惹这两位尊神，而且似乎竟还从这守卫森严的宾馆里逃脱了。

安禄山看上去并未受伤，反而是杨昭一只手垂在身侧，衣袖上沾了斑斑血迹。韦谔上去自报家门，询问道：“大夫可否将遇刺情形详说一遍，以便卑职追查缉拿刺客？”

安禄山对他这小小的参军不屑一顾：“刺客我自己会拿，不用你京兆府插手。”左右示意，便有佩刀的胡兵要来将他们轰走。

韦谔好不尴尬，正要告辞退出，杨昭却对他道：“韦参军不必费心追查了，大夫与我已知刺客身份，明日便入宫请陛下圣裁。那刺客身形细瘦、体带异香，定是太常少卿吉菡玉无疑。”

韦谔大吃一惊。菡玉是他的好友，平日在太常寺占占卜、祭祭祀，闲时观观星、为陛下炼炼丹，虽说性情耿直，与安禄山杨昭不是一路人，但也不至于来刺杀堂堂的节度使、御史大夫吧？他人仕前在衡山道观修行，而安禄山是北方胡人，首次奉诏入朝，朝中许多官员都从未见过他，两人何来的恩怨瓜葛？

安禄山埋怨道：“舅舅与旁人说这些做什么，走漏了消息让那刺客提前逃窜，明日便不能杀他个措手不及。”

韦谔听安禄山称杨昭为舅，不由疑惑。他只是京兆府的官吏，自然不知道昨日宫宴上安禄山认贵妃为母的闹剧。安禄山比贵妃年长整整十六岁，只要能博得皇帝欢心宠幸，尚能睁眼说瞎话叫她母亲，叫杨昭一声舅舅又有何难。安禄山新领了御史大夫之职，他远在范阳遥领京官，自然需要心腹内应，杨昭在御史台任

侍御史，两人正好一拍即合。

杨昭道：“眼下证据不足，若刺客听到风声心虚逃匿，正好坐实了罪名。入夜城门早已关闭，里坊宵禁下钥，他又中了二郎一刀，能逃到哪里去？”

安禄山道：“你我二人亲身经历，还不是铁证？陛下难道会偏信一个小小的太常少卿而不信你我证词？”

韦谔抬头看向杨昭，见他眼梢微挑，似乎乜了自己一眼，嘴角带着含义不明的阴笑。菡玉与安禄山有无恩怨他不清楚，但是和杨昭，那真是结了数不清的梁子。听闻此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今日被他抓到由头，定是打算借题大做文章，就算菡玉是冤枉的也要被他扒层皮。

韦谔心里暗暗替菡玉捏把汗。这次他的麻烦是真的惹大了，恐怕自己还浑然不觉。早就劝过他不要和杨昭这种人针锋相对，招惹他吃亏的是自己，他总是不听。

从宾馆出来，韦谔便直奔太常寺公舍，打算去警示菡玉。途中路过平康坊，想起另一好友李岫就住在这里，他或许比自己有办法，论亲疏他和菡玉的关系还更亲近，不如先去问问他。

李岫虽然只是掌管土木工匠修缮宫室的将作监，但他爹是当朝右相李林甫。若说朝中除了皇帝还有谁让安禄山畏惧，便只有这位大权独揽的宰相了，杨昭也是得李林甫看重提拔才在御史台这种实权衙门捞得官职。

韦谔与李岫时常往来，熟门熟路找到宰相府邸的偏门，着门童去请李岫来。所幸李岫尚未就寝，提了一盏风灯出来见他：“二郎，何事紧急夤夜造访？”

韦谔将安禄山遇刺之事说了一遍。“远山，菡玉与安禄山并无过节，怎会平白去行刺？此事定是杨昭从中挑唆，仅凭刺客与菡玉一样身带异香就想栽赃陷害，明日一早便要安禄山帮着他一起到陛下面前诬告。幸好我今夜当值还能四处走动，你与我一同去见菡玉，合计一个应对之策。”

李岫听他叙说，眉头却越蹙越深：“二郎有所不知，菡玉与安禄山……也有过节的。”

韦谔一诧：“何时的事？”

“就是昨天。”李岫叹了口气，“昨日陛下在勤政楼设宴，百官包括父亲都列座楼下，唯独安禄山赐座在御座东间金鸡障内。席间安禄山欲认贵妃为义母，陛下命菡玉卜算吉日，菡玉看了安禄山的生辰八字之后……说他命犯华阙，将来会举兵造反，倾覆我大唐江山。”

“他就当着安禄山的面这样说？倘若安禄山并无异心，难免记恨；若真有异志，更要视菡玉为眼中钉，除之而后快。”韦谔倒吸一口凉气，“难怪安杨二人如此一致，菡玉这回是真的惹上大麻烦了……昨日在陛下面前进言安禄山有反心未成，义愤之下破釜沉舟前去刺杀，为社稷剪除祸患，情理上也说得过去……”

两人不禁对视了一眼。不仅情理上说得过去，而且非常像吉菡玉的做派……

韦谔支支吾吾道：“远山，万一，我是说万一，菡玉真的被安禄山和杨昭构陷入狱，你能不能求求令尊救他一命？杨昭那厮心狠手辣，手下有‘罗钳吉网’一千酷吏，屡兴推事牢狱，多少人熬不过大刑死在狱中，菡玉那身板怎么扛得住！”

李岫道：“父亲看重杨昭有掖庭之亲，十分器重他，我的话都未必比他有分量。许久之前父亲就不听我劝了……还是先去找菡玉商量吧，希望不会走到那一步。”

韦谔有京兆府令牌，自可无视宵禁一路畅行。不多时来到太常寺公舍前，这里住的是暂无私邸寓所的低级官吏和客卿。菡玉虽当了好几年太常少卿，但依然一穷二白、两袖清风，在京也没有亲眷，一直借住此处。他是这里面官职最高的，单独住一进小院。

李岫、韦谔等了许久，菡玉才匆匆出来迎接。他显是被人从睡榻上叫起来的，头发也来不及梳，随使用发巾绾在脑后，衣带也系歪了，看见他俩连连低头致歉：

“不知二位兄台造访，小弟未及梳洗，失礼失礼！”

韦谔平时见他都是穿戴得一丝不苟，从未见过如此随性的模样，尤其是一头青丝半散半束地垂在耳边，透出些平日没有的慵懒妩媚，难怪常有人将他误认作女子……

韦谔不由脸红了一红，偷偷觑一眼李岫，却见李岫神色也不自若，咳了一声道：“菡、菡玉，愚兄等深夜不告而来，实在是要有要事相商，我们进去细说。”